

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评本

李卓吾评本

〔明〕吴承恩 著

〔明〕李卓吾 评

西游记

全叁册（第叁册）



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校本

李卓吾评本

〔明〕吴承恩 著

〔明〕李卓吾 评

西遊記

全叁册（第叁册）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西游记》李卓吾评本/(明)吴承恩著;(明)李卓吾评.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2.10
ISBN 978-7-5321-4562-1
I. ①西… II. ①吴…②李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①I242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6663 号

责任编辑:秦 静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《西游记》李卓吾评本(全三册)
(明)吴承恩 著 (明)李卓吾 评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8 印张 42 插页 6 字数 858,000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562-1/I·3547 定价: 8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21-69211091

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

脱离秽污道心清

话说三藏四众躲离了小西天，忻然上路。行经个月程途，正是春深花放之时，见了几处园林皆绿暗，一番风雨又黄昏。三藏勒马道：“徒弟呵，天色晚矣，往那条路上求宿去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放心。若是没有借宿处，我三人都有些本事，叫八戒砍草，沙和尚扳松，老孙会做木匠，就在那路上搭个篷庵，好道也住得年把。你忙怎的？”八戒道：“哥呀，这个所在，岂是住场。满山多虎豹狼虫，遍地有魍魅魍魉。白日里尚且难行，黑夜里怎生敢宿？”行者道：“呆子，越发不长进了。不是老孙海口，只这条棒子揣在手里，就是塌下天来也撑得住！”

师徒们正然讲论，忽见一座山庄不远。行者道：“好了，有宿处了。”长老问：“在何处？”行者指道：“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？我每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”长老忻然促马，至庄门外下马，只见那柴扉紧闭。长老敲门道：“开门，开门。”里面有一老者，手拖藜杖，足踏蒲鞋，头顶乌巾，身穿素服，开了门便问：“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？”三藏合掌当胸，躬身施礼道：“老施主，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，适当贵地天晚，特造尊府借宿一宵，万望方便方便。”老者道：“和尚，你要西行，却是去不得阿！此处乃小西天，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远。且休道前去艰难，只这个地方，已是难过。”三藏问：“怎么难过？”老者用手指道：“我这庄村西去三十余里，有一条稀柿衕^[1]，山名七绝。”三藏道：“何为七绝？”老者道：“这山径过有八百里，满山尽是柿果。古云柿树有七绝：一、益寿；二、多阴；三、无鸟巢；四、无虫；五、霜叶可玩；六、嘉实；七、落叶肥大。故名七绝山。我这敝处，地阔人稀，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。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，将一条夹石胡同尽皆填满，又被雨露雪霜，经霉过夏，作成一路污秽。这方人家俗呼为稀屎衕。但刮西风，有一股秽气，就是淘东圃也不是这般恶臭^[2]。这却是八绝了。如今正值春深，东南风大作，所以还不闻见也。”

三藏心中烦闷不言。行者忍不住高叫道：“你这老儿甚不通！我等远来投宿，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诓人。十分你家窄逼没处睡，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，也就过了此宵，何故这般絮聒？”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，便也拧住口，惊唬唬的，硬着胆，喝了一声，用藜杖指定道：“你这厮，骨挝脸，磕额头，塌鼻子，凹颧腮，毛眼毛睛，痨病鬼，不知高低，尖着个嘴，敢来冲撞我老人家！”行者陪笑道：“老官儿，你原来有眼无珠，不识我这痨病鬼哩。相法云：

[1] 衕：胡同。

[2] 东圃：厕所。



形容古怪，石中有美玉之藏。猴。你若以言貌取人，便就差了。我虽丑便丑，却有有些手段。”老者道：“你是那方人氏？姓甚名谁？有何手段？”行者笑道：“我

祖居东胜大神洲，花果山前自幼修。身拜灵台方寸祖，学成武艺甚全周。也能搅海降龙母，善会担山赶日头。缚怪擒魔称第一，移星换斗鬼神愁。偷天转地英名大，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。”

老者闻言，回嗔作喜，躬着身便教：“请！请入寒舍安置。”遂此四众牵马挑担，一齐进去。只见那荆针棘刺，铺设两边；二层门是砖石垒的，墙壁又是荆棘苦盖；入里才是三间瓦房。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，又叫办饭。少顷，移过桌子，摆着许多面筋、豆腐、芋苗、萝卜、辣芥、蔓菁，香稻米饭，醋烧葵汤。师徒们尽饱一餐。吃毕，八戒扯过行者背云：“师兄，这老儿始初不肯留宿，今返设此盛斋，何也？”行者道：“这个能值多少钱。到明日，还要他十果十菜送我们哩。”八戒道：“不差！凭你那几句大话，哄他一顿饭吃了，明日却要跑路，他又管待送你怎的？”行者道：“不要忙，我自有个处治。”

不多时，渐渐黄昏，老者又叫掌灯。行者躬身问道：“公公高姓？”老者道：“姓李。”行者道：“贵地想就是李家庄了？”老者道：“不是，这里唤做驼罗庄，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，别姓俱多，惟我姓李。”行者道：“李施主，府上有何善意，赐我等盛斋？”那老者起身道：“才闻得你说会拿妖怪，我这里却有个妖怪，累你替我每拿拿，自有重谢。”行者就朝上唱个喏道：“承照顾了！”八戒道：“你看他惹祸！听见说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，预先就唱个喏。”行者道：“贤弟，你不知。我唱个喏就是下了个定钱，他再不去请别人了。”猴。三藏闻言道：“这猴儿，凡事便要自专。倘或那妖精神通广大，你拿他不住，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诳语么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莫怪，等我再问了看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还问甚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这贵处，地势清平，又许多人家居住，更不是偏僻之方，有甚么妖精敢上你这高大门户？”老者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我这里久矣康宁。只这三年六月间，忽然一阵风起，那时人家甚忙，打麦的在场上，插秧的在田里，俱着了忙，只说是天变了。谁知风过处，有个妖精，将人家牧放的牛马吃了，猪羊吃了，见鸡鹅囫圇咽，遇男女夹活吞。自从那次，这二年常来伤害。长老呵，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怪，扫净此土，我等决然重谢，不敢轻慢。”

行者道：“这个却是难拿。”八戒道：“真是难拿！我每乃行脚僧，借宿一宵，明日走路，拿甚么妖精！”老者道：“你原来是骗饭吃的和尚！初见时，夸口弄舌，说会换斗移星，降妖缚怪；及说起此事，就推却难拿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儿，妖精好拿，只是你这方人家不齐心，所以难拿。”老者道：“怎见得人心不齐？”行者道：“妖精搅扰了三年，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。我想着，每家只出银一两，五百家可凑五百两银子，不拘到那里，也寻一个法官把妖精拿了，却怎么就甘受他三年磨折？”老者道：“若论说使钱，好道也羞

杀人。我每那家不花费三五两银子！前年曾访着山南里有个和尚，请他到此拿妖，未曾得胜。”行者道：“那和尚怎的拿来？”老者道：

“那个僧伽，披领袈裟。先谈《孔雀》，后念《法华》。香焚炉内，手把铃拿。正然念处，惊动妖邪。风生云起，径至庄家。僧和怪斗，其实堪夸。一递一拳倒，一递一把抓。和尚还相应，相应没头发。须臾妖怪胜，径直返烟霞。原来晒干疤，我等近前看，光头打的似个烂西瓜。”游戏处甚妙。

行者笑道：“这等说，吃了亏也。”老者道：“他只拚得一命，还是我们吃亏，与他买棺木殡葬，又把些银子与他徒弟。那徒弟心还不歇，至今还要告状，不得干净。”行者道：“再可曾请甚么人拿他？”老者道：“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道士怎么拿他？”老者道：“那道士

头戴金冠，身穿法衣。令牌敲响，符水施为。驱神使将，拘到妖魑。狂风滚滚，黑雾迷迷。即与道士，两个相持。斗到天晚，怪返云霓。乾坤清朗朗，我等众人齐。出来寻道士，淹死在山溪。捞得上来大家看，却如一个落汤鸡。”重复便没趣。○如今和尚道士，那一个不如此？

行者笑道：“这等说，也吃亏了。”老者道：“他也只舍得一命，我们也又使勾闷数钱粮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，等我替你拿他来。”老者道：“你若有手段拿得他，我请几个本庄长者与你写个文书，若得胜，凭你要多少银子相谢，半分不少；如若有亏，切莫和我等放赖，各听天命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这老儿被人赖怕了。我等不是那样人，快请长者去。”那老者满心欢喜，即命家僮请几个左邻右舍、表弟姨兄、亲家朋友，共有八九位老者，都来相见。会了唐僧，言及妖怪一事，无不忻然。

众老问：“是那一位高徒去拿？”行者叉手道：“是我小和尚。”众老悚然道：“不济，不济。那妖神通广大，身体狼狽。你这个长老瘦瘦小小，还不勾他填牙齿缝哩！”行者笑道：“老官儿，你估不出人来。我小自小，结实，都是吃了磨刀水的——秀气在内里。”众老见说，只得依从道：“长老，拿住妖精，你要多少谢礼？”行者道：“何必说要甚么谢礼。俗语云：说金子幌眼，说银子傻白，说铜钱腥气。我等乃积德的和尚，决不要钱。”众老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都是受戒的高僧。既不要钱，岂有空劳之理！我等各家俱以鱼田为活，若果降了妖孽，净了地方，我等每家送你两亩良田，共凑一千亩，坐落一处，你师徒们在上起盖寺院，打坐参禅，强似方上云游。”行者又笑道：“越不停当。但说要了田，就要养马当差，纳粮办草，黄昏不得睡，五鼓不得眠。好倒弄杀人也！”着眼。众老道：“诸般不要，却将何谢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出家人，但只是一茶一饭，便是谢了。”众老喜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但不知你怎么拿他？”行者道：“他但来，我就拿住他。”众老道：“那怪大着哩！上拄天，下拄地；来时风，去时雾。你却怎生近得他？”行者笑道：“若

论呼风唤雾的妖精，我把他当孙子罢了。若说身体长大，有那手段打他。”正讲处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慌得那八九个老者战战兢兢道：“这和尚盐酱口^[1]！说妖精，妖精就来了。”那老李开了腰门，把几个亲戚连唐僧，都叫：“进来！进来！妖怪来了！”

唬得那八戒也要进去，沙僧也要进去。行者两只手扯住两个道：“你们忒不循理，出家人怎么不分内外！站住！不要走！跟我去天井里看看，是个甚么妖精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呵，他们都是经过帐的，风响便是妖来。他都去躲，我们又不与他有亲，又不相识，又不是交契故人，看他做甚？”原来行者力量大，不容说，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。那阵风越发大了，好风：

倒树摧林狼虎忧，播江搅海鬼神愁。
掀翻华岳三峰石，提起乾坤四部洲。
村舍人家皆闭户，满庄儿女尽藏头。
黑云漠漠遮星汉，灯火无光遍地幽。

慌得那八戒战战兢兢，伏之于地，把嘴拱开土，埋在地下，却如钉了钉一般。沙僧蒙着头脸，眼也难睁。行者闻风认怪。一霎时，风头过处，只见那半空中隐隐的两盏灯来，即低头叫道：“兄弟们，风过了。起来看！”那呆子扯出嘴来，抖抖灰土，仰着脸朝天一望，见有两盏灯光，忽失声笑道：“好耍子！好耍子！原来是个有行止的妖精，该和他做朋友。”趣。沙僧道：“这般黑夜，又不曾覩面相逢，怎么就知他好歹？”八戒道：“古云：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，必定是个好的。”沙僧道：“你错看了，那不是一对灯笼，是妖精的两只眼亮。”那呆子就矮了三寸，道：“爷爷呀，眼有这般大呵，不知口有多少大哩！”行者道：“贤弟莫怕。你两个护持着师父，待老孙上去，讨他个口气，看他是甚妖精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不要供出我们来。”

好行者！纵身打个唿哨，跳到空中，执铁棒，厉声高叫道：“慢来！慢来！有吾在此！”那怪见了，挺住身躯，将一根长枪乱舞。行者执了棍势，问道：“你是那方妖怪，何处精灵？”那怪更不答应，只是舞枪。行者又问。又不答，只是舞枪。行者暗笑道：“好是耳聋口哑。不要走！看棍！”那怪更不怕，乱舞枪遮拦，在那半空中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到三更时分，未见胜败。八戒、沙僧在李家天井里看得明白，原来那怪只是舞枪遮架，更无半分儿攻杀。行者一条棒不离那怪的头上。八戒笑道：“沙僧，你在这里护持，让老猪去帮打帮打，莫教那猴子独干这功，领头一钟酒。”好呆子！就便跳起云头，赶上就筑。那怪物又使一条枪抵住，两条枪就如飞蛇掣电。八戒夸奖道：“这妖精好枪法！不是山后枪，乃是缠丝枪；也不是马家枪，却叫做个软柄枪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莫胡说！那里有个甚么软柄枪！”八戒道：“你看他使出枪尖来架住我们，不见枪柄，不

[1] 盐酱口：专说不吉利的话而且一说就中。

知收在何处。”行者道：“或者是个软柄枪，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，想是还未归人道，阴气还重。只怕天明时阳气胜，他必要走。但走时，一定赶上，不可放他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又斗多时，不觉东方发白，那怪不敢恋战，回头就走。这行者与八戒一齐赶来，忽闻得那污秽之气熏人^[1]，乃是七绝山稀柿衕也。八戒道：“是那家淘毛厕哩！喂！臭气难闻！”行者侮着鼻子，只叫：“快赶妖精！快赶妖精！”那怪物撵过山去，现了本像，乃是一条红鳞大蟒。你看他：

眼射晓星，鼻喷朝露。密密牙排钢剑，弯弯爪曲金钩。头戴一条肉角，好便似千千块玛瑙攒成；身披一派红鳞，却就如万万片胭脂砌就。盘地只疑为锦被，飞空错认作虹霓。歇卧处，有腥气冲天；行动时，有赤云罩体。大不大，两边人不见东西；长不长，一座山跨占南北。

八戒道：“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。若要吃人呵，一顿也得五百个，还不饱足。”行者道：“那软柄枪，乃是两条信捺。我们赶他软了，从后打出去。”这八戒纵身赶上，将把便筑。那怪物一头钻进窟里，还有七八尺长尾耙露在外边。八戒放下耙，一把挝住道：“着手！着手！”尽力气往外乱扯，莫想扯得动一毫。行者笑道：“呆子，放他进去，自有处置，不要这等倒扯蛇。”八戒真个撒了手，那怪缩进去了。八戒怨道：“才不放手时，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，是这般缩了，却怎么得他出来？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厮身体狼狽，窟穴窄小，断然转身不得，一定是个照直撞的，定有个后门出头。你快去后门外拦住，等我在前门外打。”

那呆子真个一溜烟跑过山去，果见有个孔窟，他就扎住脚，还不曾站稳，不期行者在后门外使棍子往里一捣，那怪物护疼，径往后门撵出。八戒未曾防备，被他一尾耙打了一跌，莫能挣扎得起，睡在地下忍疼。行者见窟中无物，擎着棒跑过来，叫：“赶妖怪！”那八戒听得吆喝，自己害羞，忍着疼爬起来，使耙乱扑。行者见了笑道：“妖怪走了，你还扑甚的了？”八戒道：“老猪在此打草惊蛇哩！”行者道：“活呆子！快赶上！”二人赶过涧去，见那怪盘做一团，竖起头来，张开巨口，要吞八戒。八戒慌得往后便走。这行者反迎上前，被他一口吞之。

八戒捶胸跌脚，大叫道：“哥耶！倾了你也！”行者在妖精肚里，支着铁棒道：“八戒莫愁，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。”猴。那怪物躬起腰来，就似一条路东虹。八戒道：“虽是像桥，只是没人敢走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。”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，那怪物肚皮贴地，翘起头来，就似一只赣保船。八戒道：“虽是像船，只是没有桅篷，不好使风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让开路，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。”又在里面尽着力，把铁棒从脊背上擗将出去，约有五七丈长，就似一根桅杆。那厮忍疼挣命，往前一撵，比使风

[1] 熏：熏，呛。

更快，撵回旧路，下了山，有二十余里，却才倒在尘埃，动荡不得，呜呼丧矣。八戒随后赶上来，又举钯乱筑。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，钻将出来道：“呆子，他死也死了，你还筑他怎地？”八戒道：“哥呵，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。”遂此收了兵器，抓着尾耙，倒拉将来。

却说那驼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对唐僧道：“你那两个徒弟，一夜不回，断然倾了命也。”三藏道：“决不妨事。我们出去看看。”须臾间，只见行者与八戒拖着一条大蟒，吆吆喝喝前来，众人却才欢喜。满庄上老幼男女都来跪拜道：“爷爷，正是这个妖精在此伤人。今幸老爷施法，斩怪除邪，我辈庶各得安生也。”众家都是感激，东请西邀，各各酬谢。师徒们被留住五七日，苦辞无奈，方肯放行。又各家见他不要钱物，都办些乾粮果品，骑骡压马，花红彩旗，尽来饯行。此处五百人家，到有七八百个人相送。一路上，喜喜欢欢，不时到了七绝山稀柿衕口。

三藏闻得那般秽气，又见路道填塞道：“悟空，似此怎生过得？”行者侮着鼻子道：“这个却难也。”三藏见行者说难，便就眼中垂泪。李老儿与众上前道：“老爷勿得心焦。我等送到此处，都已约定意思了。令高徒与我们降了妖精，除了一庄祸害，我们各办虔心，另开一条好路送老爷过去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你这老儿，俱言之欠当。你初然说这山径过有八百里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，那里会开山凿路。若要我师父过去，还得我们着力，你们都成不得。”三藏下马道：“悟空，怎生着力么？”行者笑道：“眼下就要过山，却也是难。若说再开条路，却又难也。须是还从旧胡衕过去。只恐无人管饭。”李老儿道：“长老说那里话！凭你四位担阁多少时，我等俱养得起，怎么说无人管饭？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去办得两石米的干饭，再做些蒸饼、馍馍来，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，变了大猪，拱开旧路，我师父骑在马上，我等扶持着，管情过去了。”八戒闻言道：“哥哥，你们都要图个干净，怎么独教老猪受臭？”三藏道：“悟能，你果有本事拱开胡衕领我过山，注你这场头功。”八戒笑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列位施主们都在此，休笑话。我老猪本来有三十六般变化，若说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，委实不能；若说变山、变树、变石块、变土墩、变赖象、科猪、水牛、骆驼，真个全会。只是身体变得大，肚肠越发大，须是吃得饱了，才好干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有东西，有东西。我们都带得有干粮、果品、烧饼、饅飣在此^[1]——原要开山相送的——且都拿出来，凭你受用。待变化了，行动之时，我们再着人回去做饭送来。”八戒满心欢喜，脱了皂直裰，丢了九齿钯，对众道：“休笑话，看老猪干这场臭功。”好呆子！捻着诀，摇身一变，果然变做一个大猪，真个是：

嘴长毛短半脂膘，自幼山中食药苗。

[1] 饅飣：一种面食。

黑面环睛如日月，圆头大耳似芭蕉。
修成坚骨同天寿，炼就粗皮比铁牢。
鼽鼽鼻音呱咕叫，啞啞喉响喷啞哮。
白蹄四只高千丈，剑鬣长身百丈饶。
从见人间肥豕彘，未观今日老猪魑。
唐僧等众齐称赞，美美天蓬法力高。

孙行者见八戒变得如此，即命那些相送人等，快将乾粮等物堆攒一处，叫八戒受用。那呆子不分生熟，一涝食之，却上前拱路。行者叫沙僧脱了脚，好生挑担，请师父稳坐雕鞍。他也脱了鞵鞋，分付众人回去：“若有情，快早送些饭来，与我师弟接力。”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随行，多一半有骡马的，飞星回庄做饭，还有三百人步行的立于山下，遥望他行。原来此庄至山，有三十余里，待回取饭来，又三十余里，往回担阁，约有百里之遥，他师徒们已此去得远了。众人不舍，催趲骡马进胡衙，连夜赶至，次日方才赶上。叫道：“取经的老爷，慢行，慢行！我等送饭来也！”长老闻言，谢之不尽道：“真是善信之人。”叫：“八戒住了，再吃些饭食壮神。”那呆子拱了两日，正在饥饿之际。那许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饭食，他也不论米饭面饭，收积来一涝用之。饱餐一顿，却又上前拱路。三藏与行者、沙僧谢了众人，分手两别。正是：

驮罗庄客回家去，八戒开山过衙来。
三藏心诚神力拥，悟空法显怪魔衰。
千年稀柿今朝净，七绝胡衙此日开。
六欲尘情皆剪绝，平安无阻拜莲台。

这一去，不知还有多少路程，还遇甚么妖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总批】

倒扯蛇、没蛇弄了、打草惊蛇、好打死蛇，都是趣话，令人喷饭。

善正万缘收。名誉传扬四部洲。智慧光明登彼岸，颺颺。暖暖云生天际头。 诸物共相酬。永住瑶台万万秋。打破人间蝴蝶梦，休休。涤净尘氛不惹愁。

话表三藏师徒洗污秽之胡衕，上逍遥之道路。光阴迅速，又值炎天。正是：

海榴舒锦弹，奇叶绽青盘。两路绿杨藏乳燕，行人避暑扇摇纨。

进前行处，忽见有一城池相近。三藏勒马叫：“徒弟们，你看那是甚么去处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原来不识字，亏你怎么领唐王旨意离朝也。”三藏道：“我自幼为僧，千经万典皆通，怎么说我不识字？”世尽有千经万典皆通原不识一字者。行者道：“就识字，怎么那城头上杏黄旗明书三个大字，就不认得，却问是甚去处，何也？”三藏喝道：“这泼猴胡说！那旗被风吹得乱摆，总有字也看不明白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孙偏怎看见？”八戒、沙僧道：“师父，莫听师兄捣鬼。这般遥望，城池尚不明白，如何就见是甚字号？”行者道：“却不是‘朱紫国’三字！”好国名！三藏道：“朱紫国必是西邦王位，却要倒换关文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消讲了。”不多时，至城门，下马过桥，入进三层门里。真个好个皇州！但见：

门楼高耸，垛叠齐排。周围活水通流，南北高山相对。六街三市货资多，万户千家生意盛。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，天府大京城。绝域梯航至^[1]，遐方玉帛盈。形胜连山远，宫垣接汉清。三关严锁钥，万古乐升平。

师徒们在那大街市上行时，但见人物轩昂，衣冠齐整，言语清朗，真不亚大唐世界。那两边做买做卖的，忽见猪八戒相貌丑陋，沙和尚面黑身长，孙行者脸毛额郭^[2]，丢了货卖，都来争看。三藏只叫：“不要撞祸，低着头走。”八戒遵依，把个莲蓬嘴揣在怀里，沙僧不敢仰视，惟行者东张西望，紧随唐僧左右。那些人有知事的，看看儿就回去了；有那游嬉好闲的，并那顽童们，哄哄笑笑，都上前抛瓦丢砖，与八戒作戏。唐僧捏着一把脉，只教莫要生事。那呆子不敢抬头。不多时，转过隅头，忽见一座门墙上有“会同馆”三字。唐僧道：“徒弟，我们进这衙门去也。”行者道：“进去怎的？”唐僧道：“会同馆乃天下通会通同之所，我们也打搅得。且到里面歇下，待我见驾，倒换了关文，再赶出城走路。”八戒闻言，掣出嘴来，把那些随看的人唬倒了数十个。他上前道：“师父说的是，我们且到里边藏下，免得这伙鸟人炒嚷。”遂进馆去。那

[1] 梯航：梯山航海的省文，即登山渡海，远道而来。

[2] 郭：同“廓”，宽阔。

些人方渐渐而退。

却说那馆中有两个大使，乃是一正一副，都在厅上查点人夫，要往那里接官。忽见唐僧来到，个个心惊，齐道：“是甚么人？是甚么人？往那里走？”三藏合掌道：“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者，今到宝方，不敢私过，有关文欲倒验放行，权借高衙暂歇。”那两个馆使听言，屏退左右，一个个整冠束带，下厅迎上相见。即命打扫客房安歇，教办清素支应^[1]。三藏谢了，二官带领人夫出厅而去，手下人请老爷客房安歇。三藏便走，行者狠道：“这厮惫懒！怎么不让老孙在正厅？”三藏道：“他这里不服我大唐管属，又不与我国相连，况不时又有上司过客来往，所以不好留此相待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等说，我偏要他相待。”正说处，有管事的送支应来，乃是一盘白米，一盘白面，两把青菜，四块豆腐，两个面筋，一盘干笋，一盘木耳。三藏教徒弟收了，谢了管事的。管事的道：“西房里有干净锅灶，柴火方便，请自去做饭。”三藏道：“我问你一声，国王可在殿上么？”管事的道：“我万岁爷爷久不坐朝，今日乃黄道良辰，正与文武多官议出黄榜。你若要倒换关文，赶上急去，还赶上；到明日，就不能勾了，不知还有多少时候哩。”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们在此安排斋饭，等我急急去验了关文，回来吃了走路。”八戒急取出袈裟、关文。三藏整束了进朝，只是分付徒弟，不可出外去生事。

不一时，已到五凤楼前。说不尽那殿阁峥嵘，楼台壮丽。直至端门外，烦奏事官转达天廷，欲倒验关文。那黄门官果至玉阶前，启奏道：“朝门外有东土大唐钦差一员僧，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，欲倒换通关文牒，听宣。”国王闻言喜道：“寡人久病，不曾登基。今上殿出榜招医，就有高僧来国。”即传旨宣至阶下。三藏即礼拜俯伏。国王又宣上金殿赐坐，命光禄寺办斋。三藏谢了恩，将关文献上。国王看毕，十分欢喜道：“法师，你那大唐，几朝君正？几辈臣贤？至于唐王，因甚作疾回生，着你远涉山川求经？”这长老因问，即欠身合掌道：“贫僧那里：

三皇治世，五帝分伦。尧舜正位，禹汤安民。成周子众，各立乾坤。倚强欺弱，分国称君。邦君十八，分野边尘。后成十二，宇宙安淳。因无万马，却又相吞。七雄争胜，六国归秦。天生鲁沛，各怀不仁。江山属汉，约法钦遵。汉归司马，晋又纷纭。南北十二，宋齐梁陈。列祖相继，大隋绍真。赏花无道，涂炭多民。我王李氏，国号唐君。高祖晏驾，当今世民。河清海晏，大德宽仁。兹因长安城北，有个怪水龙神，刻减甘雨，应该损身。夜间托梦，告王救迤。王言准赦，早召贤臣。款留殿内，慢把棋轮。时当日午，那贤臣梦斩龙身。”

国王闻言，忽作呻吟之声问道：“法师，那贤臣是那邦来者？”三藏道：“就是我王驾前丞相，姓魏名徵。他识天文，知地理，辨阴阳，乃安邦立国之大宰辅也。因他梦斩

[1] 支应：供应的物品。

了泾河龙王，那龙王告到阴司，说我王许救又杀之故。我王遂得促病，渐觉身危。魏徵又写书一封，与我王带至阴司，寄与酆都城判官崔珏。少时，唐王身死，至三日复得回生。亏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书，加王二十年寿。今要做水陆大会，故遣贫僧远涉道途，询求诸国，拜佛祖，取大乘经三藏，超度孽苦升天也。”那国王又呻吟叹道：“诚乃是天朝大国，君正臣贤。似我寡人，久病多时，并无一臣拯救。”长老听说，偷睛观看，见那皇帝面黄肌瘦，形脱神衰。长老正欲启问，有光禄寺官奏请唐僧奉斋。王传旨，教：“在披香殿，连朕之膳摆下，与法师同享。”三藏谢了恩，与王同进膳、进斋。不题。

却说行者在会同馆中，着沙僧安排茶饭，并整治素菜。沙僧道：“茶饭易煮，蔬菜不好安排。”行者问道：“如何？”沙僧道：“油、盐、酱、醋俱无也。”行者道：“我这里有几文衬钱，教八戒上街买去。”那呆子躲懒道：“我不敢去。嘴脸欠俊，恐惹下祸来，师父怪我。”行者道：“公平交易，又不讹他，又不抢他，何祸之有？”八戒道：“你才不曾看见獐智？在这门前，扯出嘴来，把人讹倒了十来个，若到闹市丛中，也不知唬杀多少人哩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只知闹市丛中，你可曾看见那市上卖的是甚么东西？”猴。八戒道：“师父只教我低着头，莫撞祸，实是不曾看见。”行者道：“酒店、米铺、磨坊，并绦罗杂货不消说，着实有好茶房、面店、大烧饼、大饅饅，饭店又有好汤饭、好椒料^[1]、好蔬菜，与那异品的糖糕、蒸酥、点心、卷子、油食、蜜食，无数好东西，我去买些儿请你如何？”顽猴，恶猴！那呆子闻说，口内流涎，喉咙里啁啁的咽唾，跳起来道：“哥哥，这遭我扰你，待下次趲钱，我也请你回席。”行者暗笑道：“沙僧，好生煮饭，等我去买调和来^[2]。”沙僧也知是要呆子，只得顺口应承道：“你们去，须是多买些，吃饱了来。”

那呆子捞个碗盞拿来，就跟行者出门。有两个在官人问道：“长老那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买调和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条街往西去，转过拐角鼓楼，那郑家杂货店，凭你买多少，油、盐、酱、醋、姜、椒、茶叶俱全。”逼真。他二人携手相搀，径上街西而去。行者过了几处茶房，几家饭店，当买的不买，当吃的不吃。八戒叫道：“师兄，这里将就买些用罢。”那行者原是要他，那里肯买，道：“贤弟，你好不经纪^[3]。再走走，拣大的买吃。”两个人说说话话，又领了许多人，跟随争看。不时到了鼓楼边，只见那楼下无数人喧嚷，济济挨挨，填街塞路。八戒见了道：“哥哥，我不去了。那里人嚷得紧，只怕是拿和尚的。又况是面生可疑之人，拿了去，怎的了！”行者道：“胡谈！和尚又不犯法，拿我怎的？我们走过去，到郑家店买些调和来。”八戒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我不撞祸。这一挤到人丛里，把耳躲摔了两摔，唬得他跌跌爬爬，跌死几个，我倒偿命是。”行者道：“既然如

[1] 椒料：芳香调料。

[2] 调和：调味料。

[3] 经纪：善于管理钱财。



此，你在这壁跟下站定，等我过去买了回来，与你买素面、烧饼吃罢。”那呆子将碗盏递与行者，把嘴拄着墙根，背着脸，死也不动。

这行者走至楼边，果然挤塞。直挨人人从里听说，原来是那皇榜张挂楼下，故多人争看。行者挤到近处，闪开火眼金睛，仔细看时，那榜上却云：

朕西牛贺洲朱紫国王，自立业以来，四方平服，百姓清安。近因国事不祥，沉痾伏枕，淹延日久难痊。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，未能调治。今出此榜文，普招天下贤士。不拘北往东来，中华外国，若有精医药者，请登宝殿，疗理朕躬。稍得病愈，愿将社稷平分，决不虚示。为此出给张挂。须至榜者。

览毕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古人云：‘行动有三分财气。’早是不在馆中呆坐。即此不必买甚调和，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，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。”猴。好大圣！弯倒腰，丢了碗盏，拈一撮土，往上洒去，念声咒语，使个隐身法，轻轻的上前揭了榜。又朝着巽地上，吸口仙气吹来。那阵旋风起处，他却回身，径到八戒站处。只见那呆子，嘴拄着墙根，却是睡着了一般。行者更不惊他，将榜文摺了，轻轻揣在他怀里，拽转步，先往会同馆去了。顽皮。不题。

却说那楼下众人见风起时，各各蒙头闭眼，不觉风过时，没了皇榜，众皆悚惧。那榜原有十二个太监、十二个校尉早朝领出，才挂不尚三个时辰，被风吹去，战兢兢左右追寻。忽见猪八戒怀中，露出个纸边儿来，众人近前道：“你揭了榜来耶？”那呆子猛抬头，把嘴一撇，唬得那几个校尉踉踉跄跄，跌倒在地。他却转身要走，又被面前几个胆大的扯住道：“你揭了招医的皇榜，还不进朝医治我万岁去，却待何往？”那呆子慌慌张张道：“你儿子便揭了皇榜！你孙子便会医治！”校尉道：“你怀中揣的是甚？”呆子却才低头看时，真个有张字纸，展开来一看，咬着牙骂道：“那猢猻害杀我也！”恨一声，便要扯破，早被众人架住道：“你是死了！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，谁敢扯坏！你既揭在怀中，必有医国之手，快同我去！”八戒喝道：“汝等不知，这榜不是我揭的，是我师兄孙悟空揭的。他暗暗揣在我怀中，他却丢下我去了。若得此事明白，我与你寻他去。”众人道：“说甚么乱话！现钟不打去铸钟？你现揭了榜文，教我们寻谁？不管你！扯了去见主上！”

那伙人不分清白，将呆子推推扯扯。这呆子立定脚，就如生了根一般，十来个人也弄他不动。八戒道：“汝等不知高低，再扯一会，扯得我散性子发了，你却休怪！”不多时，闹动了街坊，将他围绕。内有两个年老的太监道：“你这相貌稀奇，声音不对，是那里来的？这般村强。”八戒道：“我们是东土差往西天取经的。我师父乃唐王御弟法师，却才入朝倒换关文去了。我与师兄来此买办调和，我见楼下人多，未曾敢去。是我师兄教我在此等候，他原来见了榜文，弄阵旋风揭了，暗揣我怀内，先去了。”那太监道：“我

先前见个白面胖和尚，径奔朝门而去，想就是你师父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太监道：“你师兄往那里去了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们一行四众。师父去倒换关文，我三众并行囊马匹，俱歇在会同馆。师兄弄了我，他先回馆中去了。”太监道：“校尉，不要扯他，我等同到馆中，便知端的。”八戒道：“你这两个奶奶知事。”趣。众校尉道：“这和尚委不识货，怎么赶着公公叫起奶奶来耶？”八戒笑道：“不差！你这反了阴阳的。他二位老妈妈儿，不叫他做婆婆、奶奶，倒叫他做公公！”亦巧。众人道：“莫弄嘴！快寻你师兄去！”那街上人，炒炒闹闹，何止三五百，共扛到馆门首。八戒道：“列位住了。我师兄却不比我们，任你作戏，他却是个猛烈认真之士。汝等见他，须要行个大礼，叫他声孙老爷，他就招架了。不然呵，他就变了嘴脸，这事却弄不成也。”众太监、校尉俱道：“你师兄果有手段医好国王，他也该有一半江山，我等合当下拜。”那些闲杂人都在门外讪哏。

八戒领着一行太监、校尉径入馆中。只听得行者与沙僧在客房里，正说那揭榜之事要笑哩。八戒上前扯住，乱嚷道：“你可成个人！哄我去买素面、烧饼、饅饅我吃，原来都是空头！又弄旋风，揭了甚么皇榜，暗暗的揣在我怀里，拿我装胖，这可成个弟兄！”行者笑道：“你这呆子，想是错了路，走向别处去。我过鼓楼，买了调和，急回来寻你。不是我先来了？在那里揭甚皇榜？”八戒道：“见有看榜的官员在此。”说不了，只见那几个太监、校尉朝上礼拜道：“孙老爷，今日我王有缘，天遣老爷下降。是必大展经纶手，微施三折肱^[1]，治得我王病愈，江山有分，社稷平分也。”行者闻言，正了声色，接了八戒的榜文，对众道：“你们想是看榜的官么？”太监叩头道：“奴婢乃司礼监内臣，这几个是锦衣校尉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招医榜，委是我揭的，故遣我师弟引见。既然你主有病，常言道：药不跟卖，病不讨医。你去教那国王亲来请我，我有手到病除之功。”太监闻言，无不惊骇。校尉道：“口出大言，必有度量。我等着一半在此哑请，着一半入朝启奏。”

当分了四个太监，六个校尉，更不待宣召，径入朝当阶奏道：“主公万千之喜！”那国王正与三藏膳毕清谈，忽闻此奏，问道：“喜自何来？”太监奏道：“奴婢等早领出招医皇榜，鼓楼下张挂，有东土大唐远来取经的一个圣僧孙长老揭了，现在会同馆内，要王亲自去请他，他有手到病除之功。故此特来启奏。”国王闻言，满心欢喜。就问唐僧道：“法师有几位高徒？”三藏合掌答曰：“贫僧有三个顽徒。”国王问：“那一位高徒善医？”三藏道：“实不瞒陛下说，我那顽徒，俱是山野庸才，只会挑包背马，转涧寻波，带领贫僧登山踔岭，或者到峻险之处，可以伏魔擒怪、捉虎降龙而已，更无一个能知药性者。”国王道：“法师何必太谦！朕当今日登殿，幸遇法师来朝，诚天缘也。高徒既不知医，他怎肯揭我榜文，教寡人亲迎？断然有医国之能也。”叫：“文武众卿，寡人身虚力

[1]三折肱：即屡次折断手臂，饱受伤病折磨。古语有“三折肱知为良医”，近似久病成医的意思。

怯，不敢乘辇，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，敦请孙长老，看朕之病。汝等见他，切不可轻慢，称他做神僧孙长老，皆以君臣之礼相见。”

那众臣领旨，与看榜的太监、校尉径至会同馆，排班参拜。讪得那八戒躲在厢房，沙僧闪于壁下。那大圣，看他坐在当中端然不动。八戒暗地里怨恶道：“这猢狲，活活的蜚杀也！怎么这许多官员礼拜，更不还礼，也不站将起来！”不多时，礼拜毕，分班启奏道：“上告神僧孙长老，我等俱朱紫国之臣，今蒙王旨，敬以洁礼参请神僧入朝看病。”行者方才立起身来，对众道：“你王如何不来？”众臣道：“我王身虚力怯，不敢乘辇，特令臣等代见君之礼，拜请神僧也。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列位请前行，我当随至。”众臣各依品从，作队而走。行者整衣而起。八戒道：“哥哥，切莫攀出我们来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不攀你，只要你两个与我收药。”沙僧道：“收甚么药？”行者道：“凡有人送药来，与我点数收了，待我回来取用。”二人领诺。不题。

这行者即同多官，顷刻便到。众臣先走奏知。那国王高卷珠帘，闪龙睛凤眼，开金口御言，便问：“那一位是神僧孙长老？”行者进前一步，厉声道：“老孙便是。”那国王听得声音凶狠，又见相貌刁钻，讪得战兢兢，跌在龙床之上。慌得那女官内宦急扶入宫中，道：“讪杀寡人也！”众官都嗔怨行者道：“这和尚怎么这等粗鲁村疏！怎敢就擅揭榜？”行者闻言笑道：“列位错怪了我也。若像这等慢人，你国王之病，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。”众臣道：“人生能有几多阳寿？就一千年也还不好？”行者道：“他如今是个病君，死了是个病鬼，再转世也还是个病人，却不是一千年也还不好！”着眼。众臣怒曰：“你这和尚，甚不知礼！怎么敢这等满口胡柴！”行者笑道：“不是胡柴，你都听我道来：

医门理法至微玄，大要心中有转旋。着眼。

望闻问切四般事，缺一之时不备全。

第一望他神气色，润枯肥瘦起和眠。

第二闻声清与浊，听他真语及狂言。

三问病原经几日，如何饮食怎生便。

四才切脉明经络，浮沉表里是何般。

我不望闻并问切，今生莫想得安然。”

那两班文武丛中，有太医院官，一闻此言，对众称扬道：“这和尚也说得有理。就是神仙看病，也须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谨合方神圣功巧也。”众官依此言，着近侍传奏道：“长老要用望、闻、问、切之理，方可认病用药。”那国王睡在龙床上，声声唤道：“叫他去罢，寡人见不得生人面了。”近侍的出宫来道：“那和尚，我王旨意，教你去罢。见不得生人面哩。”行者道：“若见不得生人面呵，我会悬丝诊脉。”众官暗喜道：“悬丝诊脉，

我等耳闻，不曾眼见。再奏去来。”那近侍的又入宫奏道：“主公，那孙长老不见主公之面，他会悬丝诊脉。”国王心中暗想道：“寡人病了三年，未曾试此。宣他进来。”近侍的即忙传出道：“主公已许他悬丝诊脉。快宣孙长老进宫诊视。”行者却就上了宝殿，唐僧迎着骂道：“你这泼猴！害了我也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好师父，我倒与你壮观^[1]，你返说我害你！”三藏喝道：“你跟我这几年，那曾见你医好谁来？你连药性也不知，医书也未读，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！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原来不晓得。我有几个草头方儿，能治大病，管情医得他好便了。就是医死了，也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，也不该死，你怕怎的？不打紧，不打紧。如今医生都是这般主意。你且坐下，看我的脉理如何。”长老又道：“你那曾见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本草》、《脉诀》，是甚般章句，怎生注解，就这等胡说乱道，会甚么悬丝诊脉！”行者笑道：“我有金线在身，你不曾见哩。”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，捻一把，叫声“变”！即变作三条丝线，每条各长二丈四尺，按二十四气，托于手内。对唐僧道：“这不是我的金线？”近侍宦官在傍道：“长老且休讲口，请入宫中诊视去来。”行者别了唐僧，随着近侍入宫看病。正是那：

心有秘方能治国，内藏妙诀注长生。

毕竟这去不知看出甚么病来，用甚么药品。欲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总批】

三藏真是个痴和尚，如今的医生那一个是知药性、读医书的？说甚么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本草》、《脉诀》？

【又批】

“如今是个病君，死了是个病鬼，再转世还是个病人”，极说得好。人有病痛急去医，噫！此所以今世多病人也。

[1] 壮观：增添壮观景象，这里相当于争面子。